

趙松雪全集

王桐題



趙松雪全集

王恂題

趙文敏公松雪齋外集

海上 後學 曹 培廉 敬三 校

四言詩

題李侯詩卷

翩翩者鶴
美孝子也

翩翩者鶴爰飛爰止其下維何曰有孝子伊人之生無父何恃父罪當刑子代之死

翩翩者鶴載翔載翔其翔維何孝子之祥母目有青子欲使明亦既明止我心則降

翩翩者鶴載飛載下伊人之生孰無父母孝哉李侯為人所難咏言嘉之使我慨歎

帝命曰咨咨爾李侯錫爾寵祿惟德是躋壽嘏孔宜百福來求子孫其昌世濟厥休

侃侃李侯國之舊臣維孝維忠萃于一門非忠無君非孝無親作此好頌以勗我人

翻翻者鶴五章章八句

序

御集百本經序奉勅撰

蓋聞滄海之大一勺可以知其味玄天之高土圭可以測其景所謂聞一以知十執簡以御繁殊途而同歸分殊而理一者也佛以一音演說妙法細無不入大無不包廣博淵深莫知涯涘圓融權實未易概量散於大藏之中歛於無言之內皆所以敷揚至理究竟真空括萬法而靡遺厯曠劫而恒在施羣生之藥石作彼岸之津梁兼體用而並行故列叙於三藏憂性資之異等故分別於三非聖哲莫究其宗非英才莫燭厥義頓悟者以言語為末泥象者起文字之塵徒使幽玄悉歸汙漫況於愚昧益墮渺茫非資上聖之照臨孰憫迷途而開導弘通無礙利益有情皇上法天聰明齊佛知見爰以萬幾之暇深參內典之微乃取諸經共成百卷釐為十帙歸於一乘隱奧兼明廣大悉備繙閱者不難於寓目誦讀者亦易於銘心可謂設網而提綱挈裘而知領以因因而證果果由本本以達原原警人欲之橫流契佛心之正覺所願在天列聖同證菩提皇太

后益增福壽普及沙界咸獲勝因乃命臣僧明仁刊板流布仍俾微臣孟頫製序篇端臣聞命震兢深慚淺陋莫盡標題之意敢抒譖歎之誠謹梓御集百本經總目列之卷首云至大四年十月序

農桑圖序奉勅撰

延祐五年四月廿七日上御嘉禧殿集賢大學士臣邦彥大司徒臣源進呈農桑圖上披覽再三問作詩者何人對曰翰林承旨臣趙孟頫作圖者何人對曰諸色人匠提舉臣楊叔謙上嘉賞久之人賜文綺一段絹一段又命臣孟頫叙其端臣謹奉明詔臣聞詩書所紀皆自古帝王為治之法歷代傳之以為大訓胡詩有七月之陳書有無逸之作七月之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穫稻又曰十月滌場皆農之事也其曰女執懿筐爰求柔桑蠶月條桑八月載績載玄載黃皆婦工之事也無逸之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二者周公所以告成王蓋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也欽惟皇上以至仁之資躬無為之治異寶珠玉錦綉之物不至於前維以賢士豐年為上瑞嘗命作七月圖以賜東宮又屢降旨設勸農之官其於王業之

艱難蓋已深知所本矣何待遠引詩書以裨聖明此圖實臣源建意令臣叔謙因大都風俗隨十有二月分農桑為廿有四圖因其圖像作廿有四詩正豳風因時紀事之義又俾翰林承旨臣阿憐帖木兒用畏吾兒文字譯於左方以便御覽顧臣學術荒陋乃過蒙聖獎且拜綺帛之賜臣既序其事下情無任榮幸感恩之至

為政善惡事類序

書不云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惡之應若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乃天理之自然毫髮無爽者也人之生也性本皆善中人以上固不待勉而後為善中人以下或移於氣習或徂於利欲迷焉而不知復學焉而不知警惡日積而不自知及乎天定禍不旋踵凡人皆爾而仕宦者尤不可以不慎蓋士大夫受天子命位於州縣之上權足以威衆而事足以及物善固易宣而惡亦易播然為善者安富尊榮澤流子孫為不善者毒流衆庶身世殄絕可不懼哉此括蒼葉君為政善惡報應事類之所以作也此書之行其亦有聞風而善者乎葉君名留字景良觀其用意可知其為善人已延祐六年十一月序

送張元卿序

延祐三年夏五月松潘容疊威茂六州宣撫張元卿拜食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將行來求余言余觀元卿恂恂有儒者之風蓋嘗學於蕭先生之門則其於理道當深知之矣余復何言哉雖然侯之意篤忍而不言不誠也故遂言之國家之設守令本以為民也廉訪司之設國家之不得已也使守令皆循良民安於田里無歎息愁怨之聲雖不設官以糾之可也然而守令或不肖不能宣上德意視民如仇而後廉訪司始不可無矣故曰廉訪司之設國家之不得已也南海去京師萬里民之沾聖化也難侯行矣數路之廣守令數十百人必有賢者侯舉之使為善者益勸為惡者益知所畏而不敢為常使之知國家不得已而設廉訪司之意則其自待也必厚自待也厚則必強為善而重為惡若夫恃之若束褫冠裂裳日以箠楚從事則余懼非儒者之政也元卿其擇焉

記

五臺山文殊菩薩顯應記

聖上即位之二年以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遺旨將建寺於五臺山春三月

詔中書右丞張公九思偕平章政事段公那懷往相其宜公奉詔星馳越四月既望至五臺寓宿金界寺寺僧五臺僧錄出宋張商英所著清涼傳示公載當時所見圓光金橋聖燈菩薩獅子顯現之異甚詳公意商英文士各有增飾未之信也十七日訖事言還閏四月廿二日再被旨至五臺鳩工興事祠后土龍王公時行初獻事奠畢寺東南有雲氣如兜羅綿狀漸升至日邊遂成五色中有億萬菩薩升降出沒至於旌幢蓋之屬亦以億萬計不可名狀一時同行者若中殿所遣使若軍官若從者役徒莫不具睹廿三日中殿飯四千僧食時東南方復見光景如獻奠之日日既西還自山中方據鞍次復見如初行三十里餘光亦隨之其靈祥若此寺僧乞記於公以傳久遠公以命孟頫蓋聞諸佛菩薩以神通力放大光明自短見淺聞莫不以為誕然古書所載亦往往而有不可盡以為怪而非之昔昌黎開衡山之雲蘇子有海市之異彼山靈川祗猶能感動於二公況以公之忠誠銜天子命建佛塔廟菩薩神力能無感應乎此理之必然者也遂略記其概以為山中故實云元貞元年六月十一日記

重修觀堂記

佛以慈悲哀愍一切盡未來世咸欲使之覺妙明心不墮邪見凡有可以開羣迷者不遺餘力衆生因心有想因想有妄埽除妄想使得正觀佛所說經其法具在依佛所說而脩習之非有嚴淨處所道將安寄故通都大邑往往皆有觀堂而吳興觀堂特為宏敞池水竹樹莊嚴靚深蓋創建於宋嘉泰間經始之者講主行瓊輔成之者澧王師揆也宋之末年住持者非才葺治弗勤漸至頽廢甲戌乙亥之際兵事瀕洞奸民乘之剽竊摧剝棟宇傾圯風雨不蔽即見日星暨聖元統一區宇人獲奠居乃相與謀曰觀堂吾邦一大道場也今廢壞至此非得有福德力量者主之其何以興起乎衆咸曰非雲巖饒公不可於是相與告之澧王之孫孟齊深以為允遂具禮延請以至元十三年之春來主法席約已叻躬振飭補苴由是聲譽藉甚聞於總統所總統所賢其人給札以命之雲巖乃殫志悉力思所以宏其教者無所不至昔者常住之田僅四頃餘雲巖出衣鉢日益增廣齋鼓粥魚聲和響答乃以至元二十一年鳩材僦工因寶殿之舊而一新之堂宇丈室左右列祠三門廊廡瓊甍之破缺者完之棖桷之毀折者易之厯十年而後備至於莊嚴像設金碧輝映光采奪目父老興歎謂逾厥

初而翠栢紅蓮清涼香潔淨土境界種種現前然後脩觀想之業者乃始得其
所雲巖於佛事可謂勤矣余觀天地間物廢興雖有時然常係乎其人得人則
興失人則廢蓋古今一致也向使觀堂不能致饒公則瓦礫茂草亦已久矣其
能興建於積壞之餘哉余嘗嘉饒公之為人而公以記請故遂次第其狀而記
之雲巖名廣饒俗姓陳氏長興之蘆碕人也大德元年九月記

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記奉勅撰

延祐三年四月十有九日三藏法師般剌那室利言臣僧往年遊江南歷禪刹
多矣獨天目山大覺正等寺為高峰妙禪師道場地勢清高人力壯偉實杭州
一大伽藍而高峯之道遠續諸祖座下僧常數十百人皆清齋禪定有古叢林
之風高峯既寂其教至於今不少衰獨寺未有紀載之文臣僧請下文學之臣
文之以刻諸石誠聖世一盛事也於是詔臣孟頫汝為文以記之臣謹按天目
山在杭州於潛縣為浙右羣山之宗圖經云廣八百里高三萬餘尺界乎杭湖
宣城之間窮巖幽壑雪古雲深仙人神龍之所窟宅大覺正等禪寺居山之蓮
花峰高峰禪師名原妙吳郡吳江人早得法於雪巖欽公臨濟十七世孫盡得

瞿曇氏靈明真覺之要行業孤峻機用險絕影不出山者三十年道風日馳遠方學徒如西域南詔不遠數萬里雲臻水赴師悉拒不納至棲巖席草以依師至元辛卯故兩制運使臣瞿廷發嚮師道望謁師于獅子巖之兀關仰扣玄音心領神悟恍若宿契歎禪納之至無所於容慨然有建寺之志廼割鉅莊先後凡二百頃有畸及買山田若干指其歲入首創梵宇命嗣法沙門祖雍洎久叅上首弟子等各盡才能以董其役當是時山靈地媼見聞驚異大奮神功搜奇才拒揭石不容有所藏而獻之閱五年則廚庫大殿輪奐參差宛如天降師之時至囑祖宗攝住持而告寂焉衆心悲感檀戶益張走斧飛斤鼓舞羣力千楹萬礎海湧雲騰與夫雕鏤髹飾陶冶丹雘百爾咸臻大德庚子成宗皇帝首降玉音作大護持至大戊申締構之功充擴大備高閣周建長廊四起飛樓湧殿之雄麗廣堂邃宇之靚深像設鐘鼓之偉奇金繩寶鐸之嚴整凡庀湣寮舍床榻器用所求皆足是歲開堂臣霆發大營齋饌烟包雲衲遐邇奔湊會者數萬指坐立圍繞禪影山齊梵音雷動人天交贊得未曾有臣聞覺樹垂陰曇華現瑞以甘蔗種哀憫羣迷乘積生大願輪不起寂場遍入塵刹未搖舌本大闡玄

音其聲光震耀雖日麗霆轟不可為比道場塔廟曾不期建立而二千餘年後
先出興凡大林深數覩史夜摩忽從地涌惟罔知所自者既疑且駭異議紛然
殊不知大願輪中真實種子時緣既偶如春發榮萬卉千葩不知其萌而萌矣
嘗攷竺墳覺之為義有始有本有頓有圓惟破有法王坐靈鷲山堅秉化權目
之為大覺已而飲光傳之曹溪唱之臨濟握金剛王劒以振之高峰得此而跡
愈晦聲愈彰能大其家世臣霆發慕此而割膏腴樹禪宮曲盡施心了無難色
信大覺之念如此以之壽國脈祝聖算隆佛運利含識不亦宜乎或謂翠竹黃
花盡真如體白雲青嶂咸大覺場生佛未具已前不曾欠少豈待梯空架險破
山壓石而為之耶對曰道場之興覺其所以迷也迷之不反安知塵沙法界為
大覺場其或徇緣而趨勝逐境以滋塵既昧覺因轉增迷倒佛化豈若是哉遂
併書之以為記

濟南福壽禪院記

余退食坐草亭有比丘尼謁余而言曰福聚所居福壽禪院者自五代以來古
刹也歷宋至金而吾師雨公以佛法道行為叢林表當時戚里貴人以禮延致

者甚衆大朝龍興崇重佛法遣使者馬侍讀妙選天下僧尼而吾師實在選中復請住福壽院福聚因緣祖師之遺蔭濫主斯席不思所以傳久遠則古迹易泯師德不彰福聚心實懼焉願公作為文章將刻諸堅石幸悲聚之志余問之曰若所言者吾將安據福聚乃出袖中錦囊囊中出三紙書其一則聖朝選僧尼使者請其師雨公疏也其二則金駙馬都尉與其妻公主請雨公住積慶寺疏也其三則周顯德三年存留院額勅牒也余一再觀之皆真實不虛按周世宗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今勅文云齊州奏福壽禪院殿宇頗多尼衆不少乞存留者正其事也嗟乎自古王侯公卿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不可勝數往往無幾何時皆已灰滅而不可紀而此院歷周而宋而金至於今日數百年間常住不毀況濟南自宋度南以來數罹兵火故雖顯宦之家亦多不知其上世名諱與其姓氏所出而二三比丘尼乃能殷勤鄭重於膠膠擾擾之中收拾前代遺文以為故事與五代史記相裏豈不可嘉尚哉至若雨公之德行已載在兩疏中而余觀福聚之為人亦有以知其師之賢何者余嘗至其院尼衆肅若行其廷草木沃若升其殿堂香火馥若以是推之其

師必不碌碌矣宜其見重當時傳法後世非偶然也院去南城幾步入南門西行幾里許由周以前院之所始不可知今為屋凡若干楹垣牆之內凡若干畝佛殿僧堂齋舍庖廩悉具視五代時當小減而視他院尚完整也初雨公自金泰和間賜號通慧大師金遷於汴賜號慧嚴大師至大朝號圓明大師後改妙嚴大師俗姓郭氏禹城人也七歲出家嗣其法者名皆從福曰福祐曰福慶曰聚今院主求文於余者也曰福寶曰福順曰福恩曰福成福之嗣名皆從善曰善欽善淵善義善因善照善靜善端善玉善秀善泉善廣善仙善玗善金善之嗣名皆從慧曰慧錦慧滿嗟乎若福聚者誠可嘉已天下之為人子孫不能使其祖考之德傳於後者亦多矣而聚當盛暑中命工礱石不憚喘汗奔走求余文至十數惟恐其師之德不傳余雖懶且拙欲辭而固拒之則不近於人情故遂為記且俾刻此三紙書於背使其徒知其師傳授之意後之覽者庶有攷焉

碑銘

大元大普慶寺碑銘奉勅撰

惟上帝降大命於聖元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起自朔方肇基帝業兵威所

至罔不臣服蓋以睿宗仁聖景襄皇帝為之子睿宗躬擐甲冑翦金河南雖不
及撫有多方篤生聖嗣是為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聰明冠古無遠弗燭雄
略蓋世而神武不殺命將出師不再舉而宋平九域分裂者餘二百年一旦一
之遐陬荒裔咸受正朔幅員之大古所未有於是治曆明時建官立法任賢使
能制禮作樂文物粲然可紀中統至元之間海內晏然家給人足而又妙悟佛
乘欽崇梵教慈惠之德洽於人心肆世祖之享國三十有五年施及裕宗文惠
明孝皇帝正位儲宮仁孝而敬慎問安視膳之暇順美幾諫天下陰受其賜多
矣至元廿二年裕宗陟方未幾順宗昭聖衍孝皇帝亦遽賓天三十一年世祖
登遐當是時徽仁裕聖皇后不動聲色召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器易
天下岌岌者為泰山之安大德二年武宗撫軍於北今上日侍隆福怡言煦之
摩手撫之擇師取友俾知先王禮樂刑政為治國平天下之具恩莫大焉四年
裕聖上仙皇上追思罔極因念在世祖時帝師八合思巴弘闡佛法故我得聞
其義捨歸依三寶脩崇冥福將何以盡吾心始建佛殿於大都既而之國覃懷
屬成廟登遐內難將作上馳至京師先事而發殄殲大憝封府庫奉符璽清宮

以安太后遣使以迎武宗武宗既踐祚以上至德偉功不踰月而立上為皇太子上緬懷疇昔報本之意乃命大創佛宇因其地而擴之凡為百畝者二鳩工度材萬役並作置崇祥監以董其事其南為三門直其北為正覺之殿奉三聖大像於其中殿北之西偏為最勝之殿奉釋迦金像東偏為智嚴之殿奉文殊普賢觀音三大士二殿之間對峙為二浮圖浮圖北為堂二屬之以廊自堂徂門無以周之西廡之間為總持之閣中寘寶塔藏經環焉東廡之間為圓通之閣奉大悲彌勒金剛手菩薩齋堂在右庖井在左最後又為二閣西曰真如東曰妙祥門之南東西又為二殿一以事護法之神一以事多聞天王合為屋六百間盤礎之固陞祀之崇題案之騫藻繪之工若忉利兜率化出人間凡工匠之傭悉皆內帑一毫不役於民既成賜名曰大普慶寺給田地民匠碓磑房廊等以為常住歲收其入供給所須上既即大位崇祥監臣請立石紀事勅臣孟頫等為文垂示久遠臣請佛教福田之中以三寶為最勝福田皇上深參祕典建寺造像經書飯僧凡此勝因所以資裕聖賢祖宗在天之靈證無上覺今皇太后怡愉康強享無量福壽其餘澤所被至於海隅黎庶法界會靈咸獲安樂

功德可數量哉臣等謹稽首再拜為之頌其詞曰

皇元應運誕受萬方帝以聖承於前有光明明天子神明八葉德盛功豐富有大業維茲大業太祖張之世祖皇之天子康之於赫皇武皇武桓桓聖謨孔神神器斯安有粲之載有作其彬典章具舉煥乎堯文道冠百王仁覆羣生宏觀英圖日臻太平粵首裕聖功在社稷我報之圖天乎罔極惟覺皇氏具大神力人天共依是資福德乃卜陰陽相地柔剛歲吉辰良大匠是將乃斲乃繩築構遡興務殫乃心毋費是繩役者謳歌相厥子來匪民是庸一須國材有岑其宇有踐其無有楹維旅金鋪雕礎瞿瞿其瞻剡剡其廉秩秩其正於粲其嚴載瞻聖容瑞相儼然是信是崇獲福無邊獲福無邊聿歸裕聖嘉與慈闈或普其慶皇帝孝仁永命於天聖子神孫維千萬年

仰山棲隱寺滿禪師道行碑奉勅撰

師名行滿號萬山俗姓曾氏其先出東魯蓋曾子之後遠祖仕江右遂為吉州太和人父諱應龍字拱辰號翠庭先生繇科舉入仕母樂氏師生而穎異不為兒嬉齟齬日記數千言學問之暇常默然宴坐有出塵之態先生曰此兒非吾